

目 錄

小序 003

蝴蝶的精魂 / 007

醉中頻擊鼓 悔不早焚書 / 013

無才可去補青天 / 020

詠之不足 圖可成之？ / 027

采石磯 / 035

百獸之王與千秋功業 / 042

君子化為猿 / 051

趙孟頫與胭脂驄 / 060

秋江漁父圖 / 065

抒情的水墨 嚴冷的人生 / 069

遺世獨立向蒼茫 / 080

憤惋復何有 / 088

所謂君子 / 092

杜牧：英朗其詩 剛直其人 / 102

愁如飛雪 入酒即融 / 112

異端的天才畫家若沖 / 121

山也清 水也清：湯顯祖與趙邦清 / 128

臣心如水沈南蘋 / 135

冒辟疆与他的才女姬人 / 143

吟詩骨是神仙骨 / 151

月徘徊 / 160

尋找魚玄機 / 168

弟子不必不如師 / 175

天工與清新：蘇軾墨竹圖軸 / 187

著錄 / 195

蝴蝶的精魂

貞魂倚暮霞

中國的小孩，幾乎從懂事開始便知道梁祝化蝶的故事，那兩隻悲情的蝴蝶，隨着影視、戲曲和音樂飄進每個人的心。梁祝的傳說流傳極早，唐代中期的張讀撰寫了一本《宣室志》，記述了故事的大致輪廓。但《宣室志》原文在流傳中頗多散佚，現存的版本並無這段記載，只在清朝翟灝的《通俗編》中引錄，註為《宣室志》的佚文。唐代關於仙道神佛、鬼妖靈邪的小說很多，張讀的外祖父牛僧孺撰有《玄怪錄》，父親張荐寫了《靈怪集》，一家人都喜歡天馬行空，怪力亂神。

歷代詩人對梁祝的故事卻非常冷淡，他們筆下的蝴蝶精魂另有其人，是個叫韓憑的男子：

韓憑舞羽身猶在（唐·王初）

莫訝韓憑為蛺蝶（唐·李商隱）

韓憑飛處妒，莊叟夢時疑（宋·丁謂）

風亂韓憑飛舞時（宋·程公許）

這個韓憑又化身為鴛鴦：

粉頸韓憑雙扇中（唐·溫庭筠）

韓憑自化鴛鴦飛，別怨何時雙淚歇（明·沈德符）

相隨相顧復相親，端的韓憑是汝身（明·李昌祺）

若解相思，定與韓憑共一枝（清·納蘭容若）

詩人們縈念韓憑，因為他的故事遠比梁祝悲壯。韓憑與妻子向世人宣示的不僅僅是生死不渝的愛情，更是弱小的生命如何力抗強權、以鮮血去維護人格的尊嚴與純淨。故事出自晉時代的《搜神記》：宋康王（公元前 329 — 公元前 286 年在位）的舍人韓憑，娶了個姿容絕世的妻子何氏。康王把何氏搶進宮中，囚韓憑作苦役。何氏暗中給丈夫送了一首詩：「其雨淫淫，河大水深。日出當心。」不久韓憑自盡，何氏亦從高台上投墮而亡，留康王一紙遺書：「王利其生，妾利其死。願以屍骨，賜憑合葬。」康王大怒，命令把兩人分隔而葬，墓穴遙遙相望，永遠忍受不能相親的痛苦。不料墳上很快長出樹木來，枝繁葉茂，根幹交纏，有雌雄鴛鴦棲息於樹上，交頸悲鳴，日夕不去。後來人們又給故事添加了一些枝葉：交纏的樹叫相思木，何氏墮死的高台叫青陵台，而韓憑與何氏的精魂化作了翩翩蝴蝶。

漢樂府《孔雀東南飛》把這傳說套給焦仲卿和他的妻子。但梁祝及焦仲卿對抗的只是一家一族，遠不及韓憑夫婦挑戰王權、死生與共、誓不妥協的堅忍剛烈。後世無數詩人在讚歎佩服之餘，更因自身的際遇引發不同的感觸。李商隱有一首《青陵台》：

青陵台畔日光斜，萬古貞魂倚暮霞。

莫訝韓憑為蛺蝶，等閑飛上別枝花。

註解的人多認為李商隱在牛李黨爭中屢受牽連，詩句是辯解自己雖然身處別枝，仍是「貞魂倚暮霞」，沒有背棄早年的恩義。但如果簡單一點，不妨把它看作一首情詩：愛情就像蝴蝶，如夢般向你飛來，以溫柔安慰你，以絢麗的色彩點染了你的生命。為了它，一切都可以捨棄。然而毅然赴死只需一剎間的衝動，天長地久卻能夠把熾熱的心凝冷成冰。沒有一朵花能永遠留住蝴蝶的翅膀，它總會飛走，即便是萬古貞魂，即便美若落霞的艷色。青陵台下，開的都是歷劫之花，千瘡百孔。

當然也有人相信愛情是地老天荒的堅貞。一生與音樂為友的楊維禎，從琵琶抑

揚的樂聲中感受到比翼雙飛的甜美：「琵琶原是韓憑木，彈得鴛鴦一處飛」。

蝴蝶的美，在徐霞客筆下有極精妙的描寫。他在遊記中說到雲南蒼山的蝴蝶泉：「泉上大樹，當四月初，即發花如蛺蝶，鬚翅栩然，与生蝶無異。又有真蝶千萬，連鬚鉤足，自樹巔倒懸而下，及於泉面，繽紛絡繹，五色煥然。」百樹千花，群蝶飛舞，由樹頂綿延至湖面，在激灑的水光中漾着夢幻的顏色。

然而我們心中最牽掛的，還是莊周的蝴蝶。這位聰明的哲者，竟然被小小的昆蟲弄得一片茫然：究竟自己是生而為人，偶然在夢中化身為蝴蝶，還是本來就是一隻蝴蝶，在夢境裏才暫時活得似個人？

莊周的困惑令我們加倍地迷惘。所謂人，不過是暫時存在於這個時空裏的生物。如果這時空只是蝴蝶的夢境，當蝴蝶從夢中醒來，曾經令我們快樂或悲傷的人生、我們千辛百苦得來的成果，也必隨著夢醒而煙消雲散。

也許西方的詩人看得更透澈：讓蝴蝶變回一條蟲吧！我們只不過是一日蝶，忙著尋找伴侶與蜜糖，忘記了時光，直至碰上死亡之吻。

羅浮五色蝶

載夢而飛的蝴蝶，是繪畫中的熱門題材。南宋李安忠有一幅《晴春蝶戲圖》，現藏北京故宮。錢選和陳洪綬筆下的蝴蝶都有靈氣，到了清代，連衣飾也出現了蝴蝶的紋樣。

海派畫家任熊（1823 — 1857），二十九歲時受詩人姚燮之邀，取姚燮詩中句意，繪圖一百二十幅，合成《姚大梅詩意圖冊》，其中就有一頁《羅浮五色蝶》。我認為任熊是清朝畫壇極重要的畫家，思想新穎，構圖別出心裁，不屑於依襲旁人，這在摹古成風的清代尤其難得。他一生困蹇，只活了短短的三十四年，任伯年仿效他，趙之謙為他的早逝哀傷：「任渭長死，吾誰與語！」但抄襲或假冒任熊的作品無數，反而貶低了他的藝術成就。

羅浮山是教道徒修仙之所，據說山上的蝴蝶「大如盤而五色」。在《羅浮五色



▲ 任熊繪：《羅浮五色蝶》（取自《姚大梅詩意圖冊》吳昌碩題）私人藏

《姚大梅詩意圖冊》共一百二十圖，分裝六大冊。此冊後來輾轉為顧文彬過雲樓收藏，吳昌碩與顧家交厚，為每冊題一簽條，又在內頁題詩，盛贊「天驚地怪見落筆」。

► 陳兆鳳繪：《仙蝶靈芝圖》私人舊藏



蝶》圖中，一隻巨大的蝴蝶佔去半幅畫面，它雙翅盡張，細緻的花紋和茸毛纖毫畢現，另一隻火紅的雌蝶緊緊貼在它背後。這雌蝶和旁邊鮮綠的植物、赤紅的葉子一樣，都是巨蝶的陪襯，以強烈的色彩反差來突顯巨蝶的高貴雅淨。畫史上有千百隻蝴蝶，卻只有這畫面最能震動觀者的神經。以後提到蝴蝶的繪畫，它一定會從記憶中蹦彈出來，碩大而宏美，燃燒着烈火似的魅異顏色。

2021 年香港蘇富比中國古代書畫拍賣，也有一幅色彩斑斕的大軸《仙蝶靈芝圖》，估價二十萬港元，結果以接近一百二十萬元拍出。畫的創作者陳兆鳳，知名度並不高，他的生卒年不詳，資料上說他是道光二十七年（1847）殿試三甲同進士出身，活躍於同治、光緒年間。字夢岐，工花鳥，是宮庭的畫工，供職內廷二十餘年。台北故宮收藏的《博古花草》是他最著名的作品，頤和園的文物內有他繪製的海棠、牡丹和荷花。

2018 年，他的一幅《花卉博古圖》，殘損已甚，出現在北京一家無人注意的小拍賣行。第二年，這畫被送至北京嘉德，已經修補完好，改名《歲朝清供圖》，估價才一萬元人民幣，成交價卻近六十萬。在瘋狂的拍賣場，這數目只是微不足道。但六十倍！確是相當驚人的倍數。

陳兆鳳明顯地受了西洋畫風的影響。自從郎世寧等外國畫家把西方的繪畫技法帶入宮庭，立體的觀念和豐富的顏色成為宮中繪畫的主調。而且自乾隆以下，歷朝君主都喜歡濃麗的裝飾。陳兆鳳所繪的《仙蝶靈芝圖》，色彩便如西洋油畫般濃艷，波浪層次分明，由近景漸漸向遠方消失。這隻蝴蝶目光炯炯，似乎看見了什麼，追蹤着什麼，神情極是奇特。豐滿的構圖和熱鬧的色彩完全脫離了中國傳統繪畫的軌道，因而特別受到年青一輩藏家的青睞。

也許一切創作皆如蝴蝶。仙蝶、鳳蝶或平凡的小粉蝶，都曾經享受過花蜜與陽光。然而大部份都隨着風聲遠去了，只有極稀有的一些蝴蝶，經歷了千百年歲月的沖洗，仍然振動着色彩斑斕的翅膀。

醉中頻擊鼓 悔不早焚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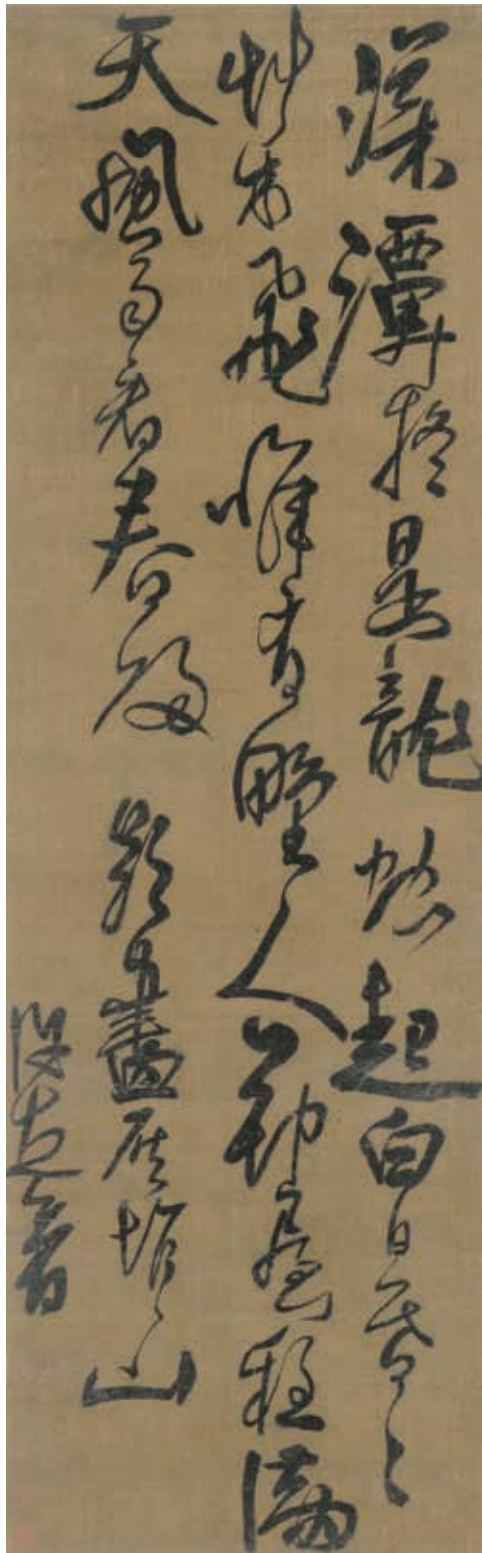
詩才敏捷肉飛仙

送走明朝最後一抹斜陽，踏上清初荊棘滿途的艱辛路，只活了短短四十餘年的許友，經歷了人生的冰火兩重天。他被周亮工稱讚為「字畫詩酒種種第一」。周亮工品味絕佳，從不輕易揄揚，又是出色的文學家、書法家、印學家，更是收藏和鑒賞大家，在當時和後世都享有極高的聲譽。在人才輩出的明末清初，能夠獲得他這樣高的評價，是很不尋常的。

許友約活動於 1620 — 1663 年間，據說身長不滿六尺，橫闊大臉，頰上沒有一絲鬍鬚，大肚腹，短脖子，肥白似個葫蘆瓜。他有個綽號「肉飛仙」，肥胖但詩才敏捷如仙。父親許彥任職戶部，曾主理過潞墅關的稅務。潞墅關位處長江水域航線，是明朝十大鈔關之一。掌控着這份優差，可以想像許家是何等富貴。家中建有石林別業，園內奇花異石，古木幽亭，是一方名勝。

作為家中長子，許友過的是優裕逍遙的生活。他的性格疏曠不羈，任俠結納，輕視一切，僧俗異人都可以成為他的朋友。他最仰慕米芾和蘇軾，修建「米友堂」，經常大宴賓客，詩酒雅聚，變童舞女。酒酣則親自擊鼓助興，鼓聲隆隆然，如萬騎奔馳，令人血脈亢激：「許郎年少多奇才，酒酣奮擊日幾回」。興到時詩詞書法、古木竹石隨意揮灑，落筆似清泉迸湧，神采奕奕。

順治四年（1647），周亮工任福建按察使，兩年後升布政使，此後數年大部分時間都在福建。他很快成為許友雅聚中的常客：「戊子（1648）之夏相與友」，「予入閩即首訪君，頗為文酒之會」。兩人興趣相近，居所亦只一垣之隔，經常聚在一起談詩



論畫。本來是極高雅的交誼，卻成了許友的噩夢。

牙旗拂高樹長嘯若神人

周亮工（1612 — 1672）享譽士林，卻是個悲劇人物。

他是崇禎十三年進士，明朝滅亡前剛遷任浙江監察御史。但上任還不到十日，李自成兵破京師，崇禎自縊。周亮工在悲憤中投繯自盡，準備以死殉國，卻被家人救起。大約死過一次的人，心態會有極大的改變。他曾投奔南明福王，卻受到排擠。小朝廷的腐敗令他看清了明朝覆亡的命運，而連年戰爭對人民的傷害也令他痛心：「干戈吾已厭！」只想盡快回復和平的生活環境。清兵南下江南時，他向多鐸投降，得到重用，調任

◀ 許友《題灰堆山》詩軸（何創時藝術基金會藏）

「深潭擬是龍蛇起，白日昏昏草木飛。惟有野人茆屋穩，滿天風雨看春歸。題畫灰堆山。許友書。」

福建按察使。曾掃平流寇，壓制反清組織，令閩中一帶的治安大體安定。而且他獎掖寒門，安撫百姓，也得到當地人民的好評。

周亮工體貌軒昂，「聳身長面，劍眉珠耳。吐音若洪鐘，步行如山立」，而且「天性儻蕩不羈，飲酒歌詩，意豁如也」。傳世有一幅禹之鼎為他繪的寫真：太湖石畔，梧桐樹下，他趺坐撫琴，白衣如流水般沿着雙肩瀉落。他的淹博多才和雍容氣度，在藝文界贏得極高的聲譽。他又樂意提携後進：「凡海內之士，有以一竹一木、一邱一壑見長者，無不曲示獎借，收之夾袋。而海內之士，凡能為一竹一木、一邱一壑者，亦無不竭所長，以求鑒賞。」當時的詩人、畫家和篆刻家，幾乎都是他的好友。

周亮工一介書生，卻多次主領福建的兵備和海防，在戰場上手揮大旗，「應弦殲敵，長嘯若神人」。入夜則獨上譙樓，在疾風中仰天清嘯，吐出沉雄的詩句：「瘴癘宵回逼劍鐔，牙旗拂樹夜森森」。立德、立功、立言是他的人生理想，不願「獨善其身，真生民之休戚理亂於不顧」。可惜現實總是無情，而滿漢交纏的清初朝廷，更是個是非之地。

說到吾家淚已含

順治十二年，周亮工以濫殺及貪污罪被彈劾，案件牽連了一千多人，卻因證據不足，糾纏了三年。其後周亮工和包括許友在內的百餘人，被解押往京師，繫在刑部大獄。「誰案羈臣三載外，可憐逮者百船多。」直至順治十七年，才定判為斬立決，卻又立刻改判徙往寧古塔。還未成行，剛好碰上順治駕崩，得赦免南還，逃過大劫。

許友也獲釋回鄉，經過多年訴訟，家道早已衰落。他寫給周亮工的信中，字字皆如血淚：「家人面如塵土，慟哭傷心，告訴債主凌辱，伍佰索餉，真如刀鋸，刻刻受也。」宅園已分割出售，只留下十分之一自住，院內處處雞聲犬聲，雜亂似個熱鬧的村落。往昔繁華，只如一夢。他沉痛地勸周亮工「焚研瘞筆，暫為枯木」，不要



▲ 周亮工《跋黃公望山水軸》（私人藏）
「一到春深百樣香，長枝短葉繞空廊。
莫嫌小圃花稀少，粉蝶山蜂數月糧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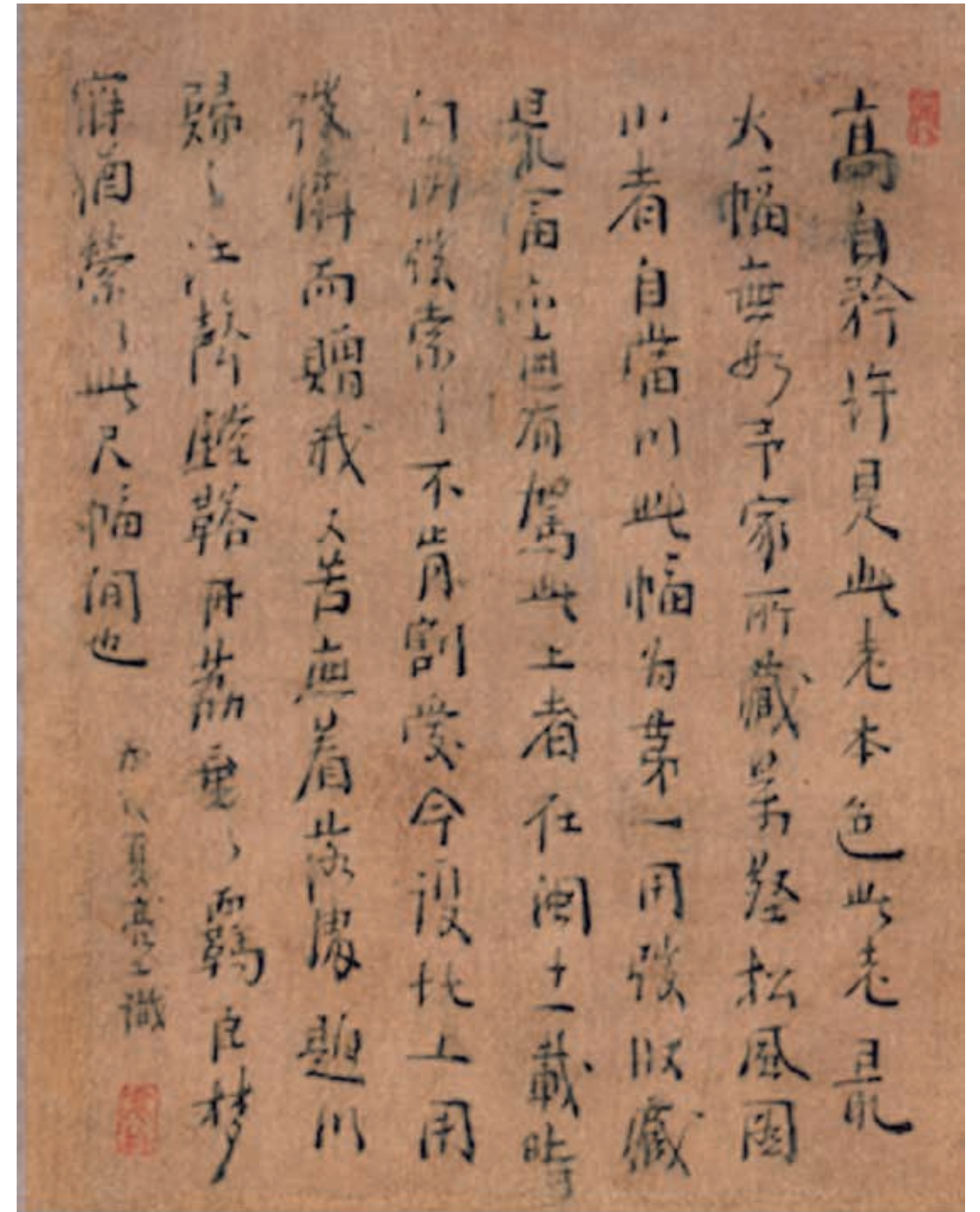
再以文字招禍了。

周亮工也深知相聚再不容易：「亂裏真難此一日，人生能得幾十年」。他自己的情形也同樣艱辛：「鷓鴣聲裏草萋萋」，「說到吾家淚已含」。他在康熙元年重新得到重用，但仕途反覆，始終戰戰兢兢。

悔不早焚書

康熙九年，彈劾周亮工的風聲再起。他憂懼彷徨，夜半驚起，一把火將平生著作燒成灰燼。他親手毀去的，不僅是一生的心血，更是曾經追尋過的理想。他原以為卑微地屈身宦海，總可以成就一點功業，終究仍是處處碰壁。「誰能諒我素？」「悔不早焚書！」變節降清是他一生的悔疚，換來的卻是理想一點點破滅。「灰木心亡如喪我」，他死後被寫入《清史》的《貳臣傳》，標明是降清的明朝叛臣，真是一個悲慚的結局。

幸而周亮工的著作早已廣泛流傳，燒毀的主要是未出版的文章。他文筆極佳，尤其長於紀事。《賴古堂集》是詩文著作，《讀畫錄》和《印



▲ 周亮工《壽松圖》（私人藏）
周亮工不以畫名，存世畫作亦極稀少。此圖樹石用筆皆堅勁剛挺，受碑學的影響，款書更是他的標準筆法。

人傳》是明末清初書畫篆刻家的傳記，《閩小紀》則記述了福建的風土人情，相當有趣。

周亮工一生宦海浮沉，更不幸地牽連了許多親友，一剎間由天堂墮進了地獄。獲釋回鄉後大約一兩年，許友便在窮困中病逝，享年只四十餘歲。

注重個性的晚明書風

明末清初是書法家掙扎求變的時期，其中有政治的因素，也源於藝術家對自我表達的追求。前代書法名家的典雅含蓄，是需要細心去品味領會的，筆畫之間的變化細緻精微，舒卷中有無窮姿態。但時代突變的震撼太巨大了，被壓抑的悲憤和絕望需要宣洩，傳統的沉潛之美再也不能滿足個性的張揚。明末書家用強而有力的線條在字与字之間、行与行之間自由開合，恣意穿插，使整體結構靈動多變，帶出強烈的視覺效果。他們的創作以草書為主，在晉宋書風的溫潤和徐渭、陳淳的奔放中，創造出獨特的個人風格。傅山、王鐸、倪元璐、黃道周……筆鋒縱橫，如鷹擊長空，有千里飛揚之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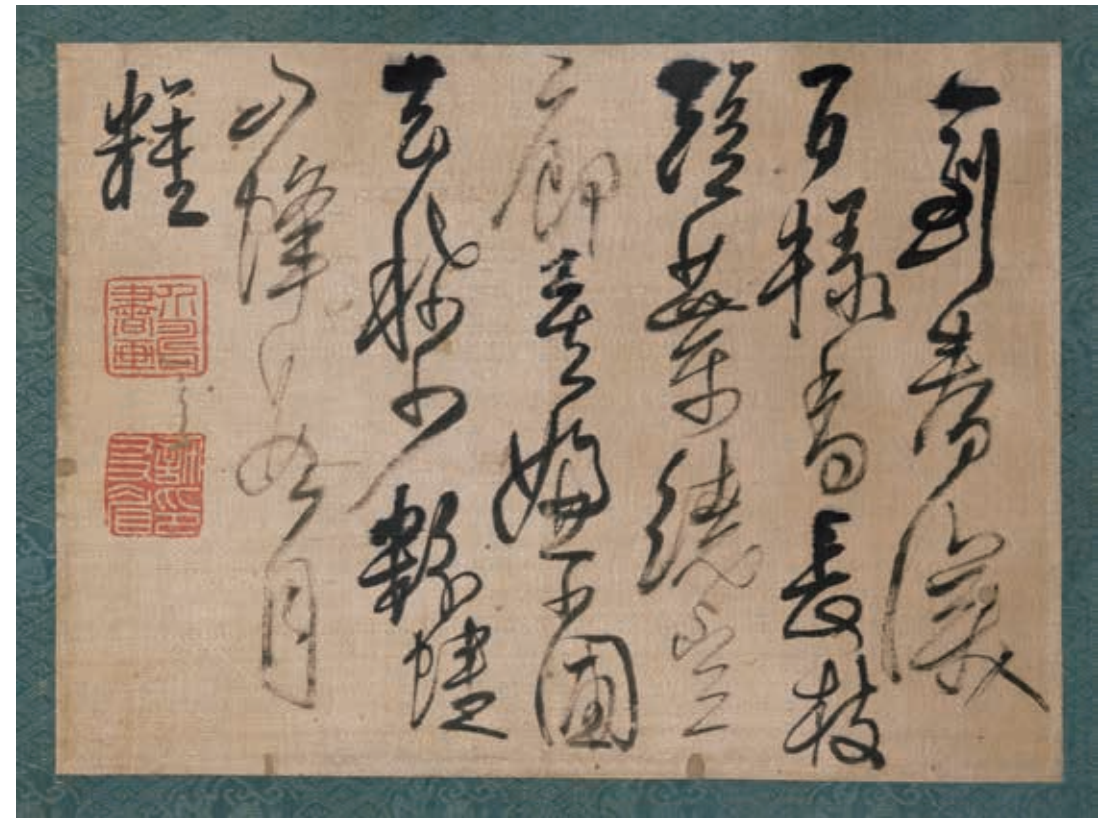
許友的書法雖然受到傅山王鐸的影響，個性卻與他們完全不同，在跌宕奇崛中別具瀟灑飄逸。而且他傾慕米芾，筆墨飽滿，險而不怪，更多浪漫的色彩。日本澄懷堂收藏的「盡日溪山半日雲」軸是他傳世的精品，大小錯落，如天花亂墜。他的詩也備受推崇，文壇宗匠王士禎論詩最嚴，卻特別欣賞許友七言絕句的天然神韻，親手抄錄，吟諷不已。錢謙益亦稱讚他「開口便妙，落筆便妙」，編纂《吾炙集》時收錄他的詩一百零七首，是全書諸人之冠。

許友有一首抒情小詩《春深》，寫在小幅素綾上，淡淡幾句把蜂蝶亂飛、春花綻放的景色寫得清新醉人，書法亦同樣飄逸可喜：

一到春深百樣香，長枝短葉繞空廊。
莫嫌小圃花稀少，粉蝶山蜂數月糧。

但牢獄災後，他的風格整個改變了。墨竹和山水極少再在筆下出現，只寫殘冬枯木，孤寂寒鴉。從前那些优美的小詩也成了絕響，身如枯木，心似死灰，《學啞》《學瞽》《學為奴》《學乞食》《學死》，單看這樣的詩題，也可以想像他頹喪憤懣的心境。

歷史上被冤獄摧毀的人才太多了，像周亮工、許友這樣的文人和書法家，只是微不足道的幾個吧。



▲ 許友《春深》詩軸（私人藏）

「一到春深百樣香，長枝短葉繞空廊。莫嫌小圃花稀少，粉蝶山蜂數月糧。」

無才可去補青天

中國小說裏有兩塊最了不起的石頭，一塊爆出隻頑猴，上天入海熱鬧非凡。一塊已經通靈，只因灌溉了絳珠草，令自己與眾多女子半生流淚。石，它最頑強，堅如磐石。石，也最堅貞，相伴相攜直至海枯石爛。但石卻又最是冷酷無情，心如鐵石。

石頭其實是山的骨骼，越是險峭孤絕，越顯得峻拔雄奇。黃山如果沒有那些千奇百怪的石巖，怎會有令人迷醉的美景。許多年前，第一次往美國優山美地國家公園，車子一直在山路上小心翼翼地行駛。漸近山巔，順路拐了一個大彎，突然地，完全沒有徵兆地，一塊巨石屏嶂撲到了眼前，像天那樣高，像戰神一樣雄壯，它迅速地壓過來，凝聚了全世界的重量。叫人忍不住啊的一聲，又是驚奇，又是歡喜。

中國人愛石，卻不一定要求它體量宏大。石頭與久經劫難的民族一起，歷盡了無數風霜，漸漸地也有了生命。它會變成長壽的龜，仰望月亮的猴子，或是苦命的妻，揹着嬰孩盼望遠行不歸的丈夫，歲歲年年，呆立在峰頂上。

祥龍石與研山銘

文人賞石，又別有一副肚腸。石頭要熬得過風刀雨劍，落下百孔千瘡，畸殘到了極處，才叫剔透玲瓏。早在會昌三年（843年），白居易便寫了一篇《太湖石記》，形容太湖石千奇百怪的形狀：像浮雲從深谷中冉冉升起，像躍動的龍，飛翔的鳳，「如鬼如獸，若行若驟，將攬將鬥」。在江南一帶的名園，太湖石是靈魂，只有把石頭安放好了，花木流泉才可以配置得妥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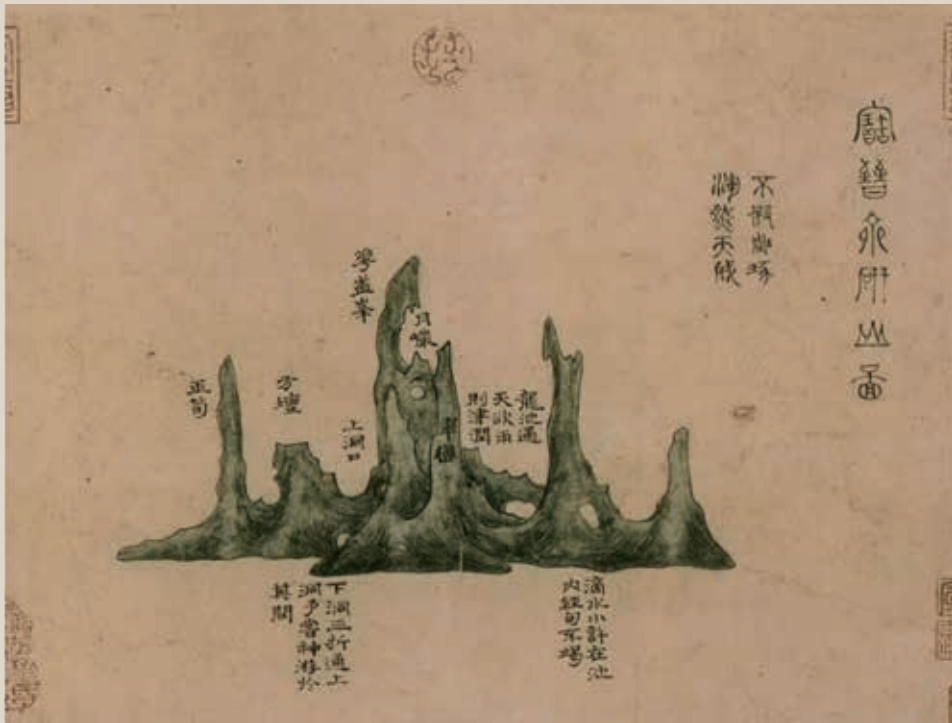
傳統的中國畫家大多喜歡寫太湖石，最著名的是宋徽宗的《祥龍石圖》，石形婉轉盤旋，像一條正欲躍起的蛟龍，滿佈的小窪窿便是龍的鱗甲，頂部微凹處貯有淺水，養着一株幼草。宋徽宗在圖後長題，說它「奇容巧態」，每當煙霧迷漾之時，搖曳的小草似是龍鬚在顫動，霪雨連綿之夜，更怕它會凌空飛去。他以帝王的身份賜之以詩，卻以藝術家敏感的心，感應到石頭內在的靈性。

我也愛石，几案中設有綠松石、太湖石、黃臘石，還有好幾塊靈壁。沉靜的石頭總是別有天地，引人去尋幽探勝。最愛靈壁，色黑，質地堅硬，含有較高的金屬成分，敲打時會發出叮咚的聲響。每當累了，悶了，隨手拿起裁紙的小刀或一枚硬幣，輕輕碰擊，一聲兩聲，似琴師正在調絃，溫柔而清脆。

北宋文人對靈壁石的鍾愛，更是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。米芾得了一塊玲瓏的小石山，竅穴清奇，聳立着一個又一個峭削的尖峰。據說它曾是南唐李後主的玩物，蔡京之子蔡絛在所著的《鐵圍山叢談》裏說，李煜藏有兩座靈壁石，其中一座即是



► 宋徽宗《祥龍石圖》局部 故宮博物院藏



▲ 米芾《研山圖》卷中的《寶晉齋研山圖》故宮博物院藏



▲ 太湖石小山 泛海居藏

研山。它大約一尺多長，三十六峰聳立，每個峰都有名稱，曲曲折折的洞竅連着坡陀，下面的小窪便可以儲水留墨。

米芾得此靈壁後欣喜若狂，「抱眠三日」，並繪製了《寶晉齋研山圖》，撰寫了《研山銘》，稱讚此石「不假雕飾，渾然天成」。這段書法寫得痛快淋漓，姿態多變，筆勢沉厚而不假雕飾，那種興奮的、暢悅的情緒盡情流瀉，真是神來之筆。《研山銘》2016 年在北京定向拍賣，不接受私人競投，由中國國家文物局購得，成為北京故宮博物院的珍藏。

十面靈壁

另一塊轟動拍賣場的石頭，是吳彬的《十面靈壁圖》。西方學者特別推許吳彬，稱稱讚他是變形主義的先鋒。吳彬活動於明朝萬曆年間，據說他骨格畸削，雙目碧朗，能舞劍，畫風更是出奇制勝。他的畫藝源於傳統，古典技法無一不精，人物山水走獸種種皆能，但他並不甘於此。在構圖上，他要推陳出新，在造型上，他要驚人耳目。他畫的山水麗異奇巧，人物也非常出格。豐富的色彩，明暢而調和的墨韻，配合在詭艷的畫幅裏，令人嘆為觀止。「大地山川無不有，神奇盡落吳郎手。吳郎手中管七寸，吳郎胸中才八斗。」顧起元這些詩句，正代表着當時人對他的讚賞。

吳彬的《十面靈壁圖》，1989 年冬曾在紐約蘇富比拍賣行以 121 萬美元拍出，在當時已是天價。到 2020 年再次出現在北京保利的拍賣場時，成交價竟高達五億多人民幣。雖然，高價拍出的作品不一定是好的藝術品，但確實也有名實相符的。《十面靈壁圖》的可貴不僅僅是繪畫技巧，而是它新穎的靈活的思想。這塊靈壁石是吳彬的好友米萬鍾所藏，八寸高、周圍不過一尺，「非方非圓，渾樸天成」，所以稱之為非非石。石上九峰聳立，最高的中峰約一尺七寸，最矮的連一寸也不到，窄似小指頭，纖細如絲縷，不同的角度呈現出不同的奇麗。畫家的視線在石的四面八方游轉，從十個角度去觀察它，把石的正面、背面、側面、底部、由高處俯瞰時所見的形態，各繪成一幅畫圖，十圖合成一卷。在雋逸清靈的筆勢下，每一個石峰都是活